田野中的感覺、調查與資料

張維玲（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2008 年 10 月 16 日，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研究中心駐校文史專家黃卓權先生應邀至本系演講「田野中的感覺、調查與資料」。本文為聽講心得。

大部分從事田野調查的歷史學者先是在學院接受訓練，具備許多「專業知識」後才走入田野。但黃卓權先生不同，他是一位熱愛鄉土的旅遊者，所以才會在認真訪查與搜尋資料後，自然而然感到有整理、研究「史料」的必要。他雖自稱是個「業餘史家」，但他對田野的觀察與感受，恐怕是更為真切誠懇的。從黃先生的舉止言談中，你不會發現學者的嚴肅，只會感受到他對田野工作的熱情。

黃卓權先生打破了我對「田野調查」狹隘的認識。過去我以為所謂「田野調查」就是實地走訪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在與自然、人物互動的過程中挖掘歷史，但黃先生更強調田野調查的根本精神，那便是找尋滿足研究者好奇心、能達成研究目的的目標物。因此，對黃先生而言，「田野」中的訪問對象不限於耆老，與專業學者的對談，也能提供許多黃先生感興趣的資訊。

此外，做臺灣史研究的田野訪察，也不限於臺灣本島，還包含任何相關史料可能的散播地，像是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聽了黃先生的見解，「田野調查」對我這個做宋代政治史的研究生而言，似乎不再模糊而遙遠，我竟幻想起有一天實地走訪杭州，親自觸碰熟悉的歷史人物的墓碑，我想我大概會為心中親切真實的感動而久久不能自已吧！

▲黃卓權先生演講實況（攝於歷史系會議室）

黃先生的演講，展現了田野調查對圖像史料的重視。他展示多幅統治過臺灣的國家的國旗，乍看之下並不親切，但當他指出一張現藏在日本天理大學博物館的圖畫，畫中飄洋來臺的西班牙船隻，正高懸著西班牙帝國的國旗，讓人不由得感到那面異國國旗與我們其實並不陌生。這一幅幅的國旗似乎也提醒著我們，認為臺灣就該接受誰的統治，或許只是一種主觀的意識形態。

更有趣的是幾幅荷蘭畫家所繪的臺灣圖像。外國畫家未必來過臺灣，因此他們透過種種傳說畫出的「福爾摩沙」原住民，與其說是反映臺灣原住民的真實形象，不如說是全然反映外國畫家心中的想像，其中當然跳脫不了畫家所熟悉的自己母國人民的樣貌。因此，我們對於荷蘭畫家筆下高壯的原住民，與日本畫家筆下矮小結實的原住民，或可會心一笑。

還有一幅畫描繪的是漢人家庭，也出自於荷蘭畫家，除了栩栩如生的景象，一時間我們似乎解讀不出更深刻的歷史意涵。但黃先生說，當他聯想起那些千篇一律的臺灣家譜，裡面總是描述開臺祖如何隻身來臺、辛苦打拚，然後小有積蓄，回唐山娶妻，於是他對畫中描繪的男主人中年的樣貌、女主人年輕的姿態，頓時有了新的感受，原來畫中男大女小的景象，真實地反映了臺灣移民社會的特徵！黃先生還指出，畫中有個明顯的錯誤，那就是正在吃飯的男主人，竟是用兩手各拿「一根」筷子，這或許是荷蘭畫家把手拿刀叉的形象誤植在漢人身上。歷史的真實與畫家的投射，就這樣交織在每一幅生動的畫中。

然而，黃先生也問，在臺灣史資料如此龐大的情形下，光是在網路上就能找到不少讓史家雀躍的資訊，田野調查雖然也可能找到珍貴的史料，但是否真有其必要性？於是黃先生提出田野調查另一本質上的不可取代性，那就是「百聞不如一見」的感動，與對自然、人文「置身處地」的尊重，這是黃先生最初走入田野的初衷，也是黃先生在田野訪察了二十年，至今仍能滿懷熱情地與我們談天說地的動力！

▲黃卓權先生（右）與主持人李文良副教授

▲黃卓權先生 2008 年最新著作。他自云本書：「……一方面為了紀念過去那段『田野做客』的漫長日子；一方面，則是對那些作者進出其間熱心協助與招待的客鄉父老、長輩與朋友們，藉以表達最深的感激與懷念！」